

匏翁家藏集

二

匏翁家藏集
卷之二
PDG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纘，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畱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

常數十人病且劇猶屹屹坐堂上爲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
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
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始不能殮痛恨至今未
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
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
酒相屬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
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旣以經
學爲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爲多
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鵬之姊有賢
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篤其壻也其卒以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
寬於君爲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沒而不可復得也爲表其墓

而復論其母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八傳曰丹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絕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祿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爲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黃翁居吳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爲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遠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

府君得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
汝所爲若是非史氏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
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爲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
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
業時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以軍興調發
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稅旣不給長往往被罪府君適代爲
之知其弊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內自里胥以下不得
取民毫毛利民感悅流亡復歸當春輒出循阡陌間勞來不倦
爲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冀治之方而隨所不足爲補
助之旣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輒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
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稅入居最縣官以爲能每治水諸使
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所畏事多罷

行洪熙年初 詔天下民有戶絕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稅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搢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稅若干石家無私馬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

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益如此府君

爲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愠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沒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三歲卒合葬小旬原子五人晟旻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產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

者又如此府君葬既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爲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蓋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文雅表然爲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爲人而益信焉惟唐李翱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甫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爲亳人後遷于睢數傳爲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睢陽五老是也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幼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歷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曾孫而中

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幼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爲獨善矣遂以授徒爲業其教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蓋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爲雅集邑令尤賓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蓋重其操云其家旣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毀于火復手自編錄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厚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沒旣久而無後倡好義者

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既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爲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橐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爲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器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爲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爲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蓋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爲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

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以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畱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祐天祐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絕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頤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爲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

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爲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
考察校官推先生爲列郡之最因畱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
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
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
送之而諸生畱之不得尤以爲恨益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爲
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爲尤號廉
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爲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
也卒弃不取物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
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
且亦爲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
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
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

爲文章平實溫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錄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別號而名之也陳旣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爲廉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
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爲
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
書蓋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爲後世師法若非素加
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
合於道者鮮矣 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
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
或未知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
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
宋儒真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
實蹟無所不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
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邪佞之可遠孰

爲民利之可興孰爲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
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
義輔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
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

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
忠愛所發無他

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

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

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

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
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群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
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
入翰林爲庶吉士時方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參議爲政持大
體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至則

躬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子弟從受經一爲講解不倦凡十年

仁宗即位念謫者才

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

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群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一時彈劾貴幸爲之歛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嶽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苦上官和買破產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

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

公直旣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

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旣而言遼王不法事

上怒甚復械赴

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建明

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鞠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爲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爲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爲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爲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強起公爲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旣無警辭曰某自蚤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苟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爲矣

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爲公榮之旣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以訂經籍之家法爲事蓋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吳山樗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凌信孫男二曰懷曰悅悅郡庠生女一公爲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巡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甫陽柯潛賴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爲學之勤蓋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寬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平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